

论人工智能翻译在日中文学翻译实践中的破坏性效果

——基于《燃烧的绿树》日译中翻译文本的分析

王 凤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浙江宁波

【摘要】人工智能翻译在文学文本应用中可能会带来破坏性后果，本文以大江健三郎《燃烧的绿树（2）：动摇》日译中实践为实证资料，指出人工智能翻译在三个方面存在破坏性后果，即词藻华丽、过度修饰损伤源文本行文风格、擅自删减原文信息破坏了源文本的内在逻辑，理解错误带来的误译破坏了译文的忠实性。在此基础上指出，可以说，当前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在文学文本中的应用，存在以信息传输效率牺牲“文学特异性”的风险，因此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干预是不可替代的，译者必须承担文本特异性守护者角色，抵制修饰词添加对作者风格的侵蚀，保护承担隐喻功能的“冗余”信息，干预 AI 对文化特异性表达的简化处理。

【关键词】人工智能翻译；日中翻译；破坏性后果；文学特异性；大江健三郎

【收稿日期】2025 年 8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9 月 15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81

On the destructive effects of AI translation in Japanese-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practice—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Japanese-to-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rning green tree

Feng Wang

NingboTech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Abstrac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ranslation may incur destructive consequences in literary text applications.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to-Chines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Kenzaburō Ōe's *The Burning Green Tree* (Part 2: Vacillation),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ree primary destructive consequences of AI translation: Overly ornate rhetoric and excessive embellishment that compromise the source text's stylistic integrity; Unauthorized omission of source content that disrupts intrinsic textual logic; Misinterpretation-induced mistranslation that undermines translational fidelity.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current AI translation tools, when applied to literary texts, prioritize informational efficiency at the expense of literary specificity. Consequently, human translator intervention remains irreplaceable. Translators must act as guardians of textual specificity by: Mitigating stylistic erosion caused by AI-added modifiers; Preserving functionally "redundant" elements essential to metaphorical systems; Intervening against AI-driven oversimplification of culturally specific expressions.

【Key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nslation; Japanese-Chinese translation; Destructive effects; Literary specificity; Kenzaburō Ōe

1 引言：当 AI 翻译成为文学翻译的“冒进修改者”

在人工智能席卷翻译产业的浪潮中，文学翻译被视为最后的人类堡垒。然而当前研究存在显著盲区，主流文献聚焦 AI 在技术文本中的实用性进步，对文学翻译场景中 AI 翻译的破坏性效果却鲜少深究。这种缺失导致两大认知误区：其一，将 AI 的“流畅性输出”等同于“质量提升”，忽视其对文学性的侵蚀；其二，以

商务翻译标准评估 AI 价值，掩盖其在处理文化隐喻、叙事逻辑时的系统性失效。

为何 AI 越努力“优化”文学译文，越可能摧毁文本的文化基因与美学价值？本文旨在突破当前人工智能在翻译应用研究的实用主义窠臼，基于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作品《燃烧的绿树 2：动摇》日译中的具体译文案例为实证材料，揭示 AI 修改在文学翻译中的破

坏性效果，指出对“AI 辅助提升文学翻译效率”的行业迷思，强调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所在。

2 文献综述：AI 文学翻译研究的盲区

对于 AI 的译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破坏。翻译学界早有类似警惕。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指出，机器翻译通过消除语言特异性（如方言、文化负载词）实现流畅输出，此过程实为“均质化暴力”（Homogenizing Violence），导致目标文本丧失文化异质性^[1]；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强调翻译应传递“纯语言”（Pure Language）^[2]。而就文学翻译特殊性的理论共识而言，翻译学界早已警示文学翻译的不可通约性：韦努蒂（Venuti, 1995）的异化理论强调文学翻译是“抵抗性实践”，即“文学翻译需抵抗目标语的文化霸权，保留源文本的陌生性”^[3]；许钧（2018）的韵味说指出：“文学语言承载着不可言说的审美密码，任何标准化处理都是对诗意的背叛”^[4]。但从研究现状来看，基于译者实践对 AI 翻译对文学翻译的破坏性效果的研究较少。

当前 AI 翻译研究呈现显著的技术实用主义偏向。王斌（2023）、中国信通院（2023）等均证实 AI 在技术/商务翻译的进步，但承认文学领域表现最差。王斌等（2023）在《神经机器翻译前沿进展》中坦承，“通用 NMT 模型在文学文本上的表现远逊于技术文档”，却未深挖其本质原因^[5]。中国信通院《全球人工智能翻译产业发展白皮书》（2023）的数据进一步显示：文学翻译在 AI 辅助工具的使用率中垫底（不足 12%），但报告仅归因为“市场需量少”，忽视 AI 在此领域的系统性失效^[6]。日本情报处理学会（2024）的技术报告承认“文学是 AI 翻译的终极挑战”，但其解决方案为增加训练数据——此恰为破坏性效果的催化剂，因为更多数据意味着更强化的目标语表达霸权（如用中文四字成语覆盖日语素朴修辞）^[7]。

部分研究触及 AI 的文化处理缺陷。田中裕也（2021）发现日语省略结构导致 AI 删减信息^[8]；李梅、赵阳（2023）探讨了 ChatGPT 在中英文学翻译中的三种文化失真现象，如暴力替换文化意象（如“江湖”译作 rivers and lakes）、剥离历史语境（如“老爷”译为 master 弱化等级压迫）、塌缩隐喻系统（如“红高粱→森林”的野性隐喻丢失），并将该现象的出现归因于训练数据偏差与流畅度优先机制，提出构建文学文化知识图谱及译者人工干预策略^[9]。岸本充代（2023）实证分析 AI 翻译对日语译者角色的重构，研究发现，AI 在处理敬语体系（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机械译为“sorry”）

时剥离文化语境；商务文本中译者转型为文化校准者（如修正「お取り計らい」的权势关系）；文学翻译需译者充当隐喻守护人（如保存夏目漱石文本的「ですます」体语境），并提出人机协作新模型，译者作为 AI 的文化策展人与伦理纠偏者^[10]。以上研究暴露了当前 AI 翻译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虽指出了 AI 翻译在日中翻译实践的文化处理缺陷，但缺乏 AI 在日中文学翻译中修改行为的类型化研究。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将基于笔者自身的译者实践过程，对 AI 翻译在日汉翻译实践中的破坏性效果进行分析。

3 AI 译文修改优化的破坏性效果：基于《燃烧的绿树 2（踌躇）》日译中翻译实践的分析

《燃烧的绿树（燃え上がる緑の木）》是大江健三郎于 1993 至 1995 年间由日本新潮社连续出版的三部曲长篇小说（分三卷发行）。这部作品创作于他获得 1994 年诺贝尔文学奖前后，是其后期重要代表作^[11]。关于大江在《燃烧的绿树》中的语言风格，研究者认为存在复调叙事、复杂长句、深度象征、强烈的哲学内省性等相互关联的方面，该行文风格是其后期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但也其带来相应的阅读难度。同时，该作品的情感表达节制。尽管小说探讨信仰崩溃、暴力、死亡等激烈主题，但大江的语言并非直接的情感宣泄。他更倾向于通过复杂句式、象征体系和多重视角来包裹、审视和理性化这些强烈的情感与体验。这种处理方式可被理解作为一种高度的理性克制，避免陷入煽情或直白控诉。在一些特定场景或人物对话：在描写日常乡村生活、具体行为动作或某些人物的对话时，语言风格简洁、直接、平实。

本研究从《燃烧的绿树 2:动摇》日译中文本中选取 10 处争议句作为样本，对 deepseek 译文修改优化的破坏性效果进行分析，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指出 AI 翻译优化存在的问题，词藻华丽、过度修饰损伤了原文本的行文风格、擅自删减原文信息破坏了原文本的内在逻辑，理解错误带来的误译破坏了译文的忠实性。

3.1 类型 I：词藻华丽、过度修饰损伤小说文本的行文风格

案例 1 【原文】夢で小舟に乗っていて、その自分の合図で、堰堤が爆破される。川下の反対派が惧れたように。（p131）

【笔者译文】梦里，我坐在一艘小船上，随着我发出的信号，堤坝被炸毁。就如同川下的那批反对派们所害怕的那样。

【AI 优化】梦中，我端坐于那叶扁舟，随着我发出的信号，堤坝轰然崩塌，化为齏粉。就如同川下的那批反对派们所害怕的那样。

【分析】上述 AI 修改优化案例中，AI 译文使用了“端坐”、“扁舟”等中文惯用文艺修饰，以及“轰然崩塌”、“化为齏粉”等较为华丽的成语，增加了原文本没有的信息。而原文“坐”的体态、“舟”的形状以及爆破的力度并没有做过多的说明。AI 修改显然破坏了原文本克制的白描风格。

案例 2【原文】床もまた透明なうえに、椅子同様、細かなところまで工夫の行き届いた作り方で、下方は遙かな谷底のように見えます。(p167)

【笔者译文】地板也是透明的，而且跟椅子一样，细节处做工考究，其下方的空间，一眼望去像是遥远的谷底。）

【AI 优化】「地板同样透明，与椅子一样，细节之处工艺精湛。远望而去，地板延伸至远方，宛如深邃的谷底。」

【分析】上述案例中，AI 优化将【床も…細やかなところまで工夫の行き届いた】译为“地板也……工艺精湛”，用“工艺精湛”形容地板做工，不符合小说原文平实的风格。对于【下方は遙かな谷底のように見えます】部分，译为“地板延伸至远方，宛如深邃的谷底”。原文意思是“（透明的地板下方）看上去像是遥远的谷底”，是视觉效果，并非地板真的“延伸至远方”。AI 一味追求行文流畅，使得译文准确度大打折扣。

案例 3:【原文】そして僕が第二撃に潜ろうとすると、さきのギー兄さんはヤスを取り上げて、折ってしまった。(p188)

【笔者译文】接下来，当我正要潜入水中再来一击时，先前义大哥却收回了鱼叉，把它给掰断了。

【AI 改】当我准备再次潜入水中时，先前义大哥却收回了鱼叉，将它折成了两截。

【分析】对于该案例中的【折ってしまった】，AI 使用“将”字，译为“将它折成了两截”，该处理为偏书面语的风格。但该句为小说中人物“阿 K”在亲近的家人及朋友面前略带戏谑地讲述自己童年的经历，语气亲昵，原文所用也是简体而非敬体，此处用中文贴近口语的“把”字句较为恰当，有助于生动呈现原文的口语化表达。AI 的修改优化使得语境扁平化，失去了原文本的口语色彩。

案例 4【原文】セナンクルの言葉が、巨大な記号の構造をなして外宇宙にかかっている。《われわれ

は滅び得るものだ。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抵抗しながら滅びようではないか？そして、もし虚無がわれわれのために保留されてあるにしても、それが正し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はならないようにしよう。》これは渡辺一夫の訳。(p165)

【笔者译文】塞南古的那段话，作为巨幅文字悬挂在外太空之中。《我们可能会灭亡。或许如此。但是，就让我们在抵抗中灭亡吧！而且，即便‘虚无’已等待在那里，我们仍要做什么，使它不成为所谓正确的。》这段话出自渡边一夫的翻译。”

【AI 改】塞南古的话语如同一个巨大的标志，悬挂在外太空之中。《我们是会灭亡的。或许如此。但让我们在抵抗中灭亡吧！即便“虚无”已为我们准备就绪，我们仍要不让它成为最终的结局。》

【分析】AI 译文中，首先省略了【そして】这一接续词，消解了原文中层层递进、加强语气的语感。其次，对于【もし虚無がわれわれのために保留されてあるにしても】部分，AI 译为“即便虚无已为我们准备就绪”，中文语境中“准备就绪”为褒义表达，但从上下文语境来看，此处“虚无”指的是人类命运退无可退的去处，并无正面意义，以中性、平实的表达“保留在那里”译出较为恰当。再次【それが正し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はならないようにしよう】的部分，AI 按照语义流畅的原则译为“最终的结局”，该处理偏离了原文的含义，为错译，此处取直译“所谓正确的”。小说该部分文本出自法国作家塞南古（Étienne Pivert de Senancour）的代表作《奥伯曼》（Oberman），其经典英文译本如下：“We may be moving towards our end. Perhaps it is so. But let us perish resisting; and if it is nothingness that awaits us, do not let us so act that it shall be a just fate.”(Translated by Arthur Edward Waite, 1904)。最权威的中文译本出自钱钟书先生之手（收录于《管锥编》第四册）^[12]，译文为“吾辈行将就尽。容或如此。但望抵抗以毙；即虚无为吾归归宿，亦勿令其果为正当。”原作者表达的是对虚无的合理化，因此直译为“正确”较为恰当。

3.2 类型 II：擅自删减破坏了原文本的内在逻辑

案例 5【原文】あの単調な生活にこそ、小説を、特に長編小説を書くための基本態度があるのではない。総領事は、いま新しい新しい条約の調印に至る準備にかかろうとされているほどの意気込み方だけれども。(p179)

【笔者译文】我觉得，那种单调的生活，恰恰才是

写小说、尤其是写长篇小说时应有的基本态度。而总领事身上的那种雄心壮志，简直就像现在马上就要为签订某项新条约做准备一样……」

【AI改】「而总领事身上展现出的那种雄心壮志，就像是在为签订某项新条约做准备一般……」

【分析】AI译文忽略了原文本中「いま…かろうとされている」的部分，该处理消解了时态，使场景失去了“现在马上就要”做出某个举动的紧张感。

案例6:【原文】「一本の木があって、片側は燃えているが、片側は露に濡れた緑だ、という節の次の、《凝視する怒りと盲目の茂る葉との間に、アッティスの像をかける者は / 自分の知っているところを知らぬかもしれないが、悲しみも知らぬだろう。》」p87

【笔者译文】那里有一棵树，它半边在燃烧，另外半边叶片上挂着露水、郁郁葱葱，——这一小节后面的诗句是这样的，‘在凝视的愤怒与盲目繁茂的树叶之间悬挂上阿提斯雕像的那个人/或许他并不知道其实自己知道，也不知悲伤为何物’）【AI改】那里有一棵树，它半边在燃烧，另外半边叶片上挂着露水、郁郁葱葱。——这一小节后面的诗句是这样写的，“那个在凝视的愤怒与茂盛的树叶之间挂上阿提斯雕像的人，或许他并不知道自己知道，也不明白这悲伤究竟是什么。”

【分析】上述AI修改优化案例中，对原文本中【盲目の茂る葉】部分，自行判断删除了【盲目】，并解释其翻译思路为“去掉‘盲目’以避免冗余”，此举显然并不恰当。小说此处引用为叶芝诗歌《Vacillation》，是叶芝1932年诗集《Words for Music Perhaps》中的核心作品，燃烧的绿树为其中重要的意象之一。原文为 *That staring fury and the blind lush leaf May know not what he knows, but knows not grief*。植物生长本具生命力，叶芝为何称其“盲目”？对此Helen Vendler（《叶芝的幻象与自我》作者）指出，“盲目”影射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无觉沉迷，“lush leaf”（繁茂的树叶）象征肉体与感官的丰饶，但“盲目”暗示其缺乏对精神本质（火焰）的认知。比较文学学者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脚注中提到，叶芝通过印度哲学家Purohit Swami接触佛教，“盲目”恰对应“无明”（avidya），即对无常的执念导致轮回之苦。可见该处“盲目”对于该诗歌及大江小说的主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凝視する怒りと盲目の茂る葉】这一原文的表达的确有其晦涩之处，但AI优化为了符合中文日常表达习惯而擅自删减原文信息，将使得原文本蕴含的重要含义消失无踪。叶芝该诗的中文译本对此处的处理有“盲

目疯长的丰叶”（傅浩）、“葱郁而无明的枝叶”（陈黎）等两种。

案例7:【原文】そこからホールをへだてる透明な壁は、李さんによれば、薄い紗のようにコーティングされていて、照明を落としたこちら側は、ホールから霧が立っている感じのはず。そこで向こう側の人たちには僕たちの姿は見え、それであのようにもみんな屈託なげなのだろう、ということでした。（p168）

【笔者译文】据李先生说，将此处与大厅隔开的那层透明墙壁如同贴了薄薄的一层纱，这边的照明关闭后，从大厅看过来，其效果大约就如笼罩在雾中。

【AI改】据李先生说，这层透明墙壁像薄纱一样将这里与大厅隔开，能够将此处隐藏起来。当照明关闭后，从大厅看过来，这里仿佛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

【分析】原文本中【感じのはず】表达的是该空间中透明墙壁如同贴了薄纱，按照推测，该设计会带来此种视觉效果，并非说话人直接看到的实际效果。而AI将该部分的翻译处理为“这里仿佛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显然是省略了日文中表达推测效果的【感じのはず】省略不译，消解了原文本中说话人的推测这一语境，在与上下文的接续上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

3.3 类型III：原文理解错误带来的误译

案例8:【原文】「私たちは、これもかつては「屋敷」の地所だったところに建っている醤油醸造用の大きい倉——いまは廃屋——横のセダワを、いくらか増水している川を見下ろす堤防に降りて行った。」（185）

【笔者译文】我们往下走去，经过了建在那块曾归“老宅”所有的土地上、用于酱油酿造的大仓库——现在已经废弃不用——旁边的井口，到了堤坝上。向下望去，眼前是水位略有上涨的河流。

【AI改】我们往下走去，经过那个建在曾属于“老宅”的土地上、现已废弃的酱油酿造大仓库，来到堤坝旁的井口。向下望去，眼前是水位略有上涨的河流。」

【分析】日文原文的句子结构为「私たちは、倉横の横のセダワを、堤防に降りて行った」，意为“经过了仓库旁边的井口，来到了堤坝上”，而AI却译为“来到了堤坝旁的井口”。从下文“向下望去，眼前是水位略有上涨的河流”来看，可知是站在堤坝上看河水奔流，而非站在井口。此处显然是AI对原文理解有根本性错误。

案例9:【原文】初めはレコードを聞くところじ

やなかったさきのギー兄さんが、恢復期に入ったということ、その翌年の正月に私から贈ったのが、彼の負傷した年の録音の『トリストンとイゾルデ』だった。(p137)

【笔者译文】“先前 阿义大哥刚受伤那会儿(身体很虚弱)，根本无暇顾及唱片不唱片的事，后来听说他进入恢复期了，我便在第二年的正月送了他一张，就是在他受伤那年发行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AI 改】阿义大哥刚受伤时身体十分虚弱，根本无暇顾及唱片的事。后来听说他康复了，我便在第二年正月送了他一张唱片——正是他受伤那年发行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分析】对于【恢復期に入ったということ】部分，AI 译为“康复了”，明显与原文本语意不符。

案例 10【原文】そこから堰堤にそって廻りこむ細かい登り道には、昨夜の名残があらわで、勢いのある水流が幾筋も走っていた。

【笔者译文】沿着河堤蜿蜒而上的狭窄的登山道明显受到了昨夜大雨的影响，好几个地方都出现了较大的水流。

【AI 改】沿着河堤蜿蜒而上的狭窄山道上，昨夜大雨的痕迹清晰可见，好几处都有较大的水流冲刷过的迹象。

【分析】AI 译文中，将【昨夜の名残があらわで、勢いのある水流が幾筋も走っていた】部分，译为“昨夜大雨的痕迹清晰可见，好几处都有较大的水流冲刷过的迹象。”显然与原文本的语义有较大出入，此处【昨夜の名残】意为“昨夜天气的影响”使得山中溪水增多，而非山路上留下“大雨冲刷的痕迹”。

4 效率优先原则对文学性的系统性破坏：基于《燃烧的绿树》翻译实践的 AI 修改批判

以上本文以大江健三郎《燃烧的绿树》第二部的中译实践为案例，揭示 AI 修改引发的三种破坏性效果。可以说，当前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在文学文本中的应用，存在以“信息传输效率”牺牲“文学特异性”的系统性风险。

1) 风格失真：目标语审美偏好对源文本的强制性覆盖

AI 修改常将日语文学特有的克制表达替换为中文习惯的修饰性语言，导致作者风格标记被侵蚀。如原文「夢で小舟に乗っていて」(梦中乘小船)被改写为“端坐于那叶扁舟”，添加了“端坐”“扁舟”等原文本未有的古典意象(案例 1)；「下方は遙かな谷底のよう

に見えます」(透明地板的下方，看似遥远的谷底)被重构为“地板延伸至远方，宛如深邃谷底”，强加了原文本不存在的空间信息(案例 2)。此类修改源于 AI 的流畅度优先机制，系统默认中文读者偏好文学性表达，因此主动提升修辞密度。修饰词的添加恰恰损害了大江健三郎文本的白描风格。人物对话的语体转换同样有失真之处，「折ってしまった」被译为书面语“将它折成了两截”(案例 3)，消解了原文简体句式的亲切感。这表明 AI 可能缺乏对语体与文化语境关联性的识别能力。

2) 逻辑链断裂：信息完整性的欠缺引发的意义塌陷

AI 对“冗余信息”的删减常破坏文本的隐性逻辑架构。删除时间副词「いま」(此刻)，使总领事「新しい条約の調印に至る準備にかかろうとされている」(现在马上就要为签订某项新条约做准备……)的紧迫感弱化为一般性描述(案例 5)；省略叶芝诗句中的关键隐喻「盲目」(盲目)，导致“繁茂的树叶”失去“无明”(avidya)的哲学意指，瓦解了燃烧绿树“灵肉对立”的象征系统(案例 6)。

此类操作暴露 AI 的核心认知缺陷，其“简洁性”无法识别文学文本中功能性冗余的价值。当次要细节承担隐喻串联功能时，删减的翻译处理将会带来意义网络的崩解。

3) 语境误判：文化不可通约性面前的失效

当源文本涉及文化特异性表达时，AI 的误译凸显了其局限。空间路径描述「倉横のセダワを、堤防に降りて行った」(经仓库旁井口走向堤坝)被误译为“来到堤坝旁的井口”，因算法无法处理日语格助词「を」表移动经由点的模糊性(案例 7)；伤病状态词「恢復期に入った」(进入恢复期)被简化为“康复了”。(案例 8)。更严重的是哲学文本的误读。塞南古名句「虚無がわれわれのために保留されてある」(虚无为我们而保留)中，“保留”蕴含命运被迫接受的被动感，AI 却译为“准备就绪”，赋予其正向语义(案例 4)。

5 结语

综上所述，即使 AI 在技术类翻译达到可用水平，其在文学领域的修改建议仍可能具有破坏性效果，用看似流畅、优美、合理的表达毁掉文学文本的精髓。AI 越努力“优化”，文学性损失越严重。而 AI 翻译的破坏性效果来自于效率原则与文学价值的根本冲突。上述案例共同揭示了 AI 翻译优化的内在矛盾。其追求“流畅、简洁、明确”的技术目标，与文学文本的“留

白性、隐喻性、暧昧性”本质相抵触。添加华丽的修饰词,是为弥补系统判定的“信息密度不足”;删减细节是为满足“简洁性;消除歧义是为达成“语义明确性指标”。然而文学价值恰存在于这些“非效率”地带。而好的译文,正在于保留原文的挣扎感而非强行流畅化。经由 AI 翻译处理的译文,抹去了源文本中细小的褶皱,如同加了滤镜,变得光滑平整,那些看似“流畅优美”的修改建议,恰恰粗暴地消解了文学文本特有的粗粝质感。读者在阅读大江中译本时感受到的艰涩感,很大程度上正是原作语言风格特质在跨越语言鸿沟后的“必要残留”。

本文通过以上实证案例表明, AI 修改在文学翻译中易引发风格同质化、逻辑解构、文化误读等破坏性效果。其根源在于人工智能以效率思维处理人文表达,将多维文学文本压缩为单维信息载体。因此不得不说,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干预是不可替代的,译者必须承担文本特异性守护者角色,抵制修饰词添加对作者风格的侵蚀,保护承担隐喻功能的“冗余”信息;干预 AI 对文化特异性表达的简化处理。唯有承认文学翻译的不可通约性,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人文精神的协作者。

参考文献

- [1] PYMA. 翻译理论探索(张旭东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原著 2010).
- [2] BENJAMIN W. 译者的任务(张旭东译)[C]// 本雅明文选.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279-290.(德文原著 1923).
- [3] VENUTI L. 译者的隐身: 一部翻译史(蒋童译)[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英文原著 1995)[3]
- 许钧. 文学翻译的审美困境与出路[J]. 中国翻译, 2018, 39(4): 5-12.
- [4] 许钧. 文学翻译的审美困境与出路[J]. 中国翻译, 2018, 39(4): 5-12.
- [5] 王斌, 刘洋, 孙茂松. 神经机器翻译前沿进展[J].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23, 53(1): 1-21. DOI: 10.1360/SSI-2022-0001.
-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全球人工智能翻译产业白皮书[R]. 北京, 2023.
- [7] 日本情報処理学会自然言語処理研究会. 機械翻訳の現状と課題[R]. 技術報告 NL-243, 2022: 1-12.
- [8] 田中裕也, 佐藤理史. ニューラル機械翻訳の基礎と応用——日英・日中翻訳を中心に[M]. 東京: コロナ社, 2021: 78-115.
- [9] 李梅, 赵阳. ChatGPT 在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失真问题研究[J]. 上海翻译, 2023(6): 88-95.
- [10] 岸本充代. AI 翻訳と翻訳者の役割再考[J]. 通訳翻訳研究, 2023, 13: 45-60.
- [11] 大江健三郎. 燃え上がる緑の木 第二部・揺れ動く (VACILLATION)[M]. 東京: 新潮社, 1995: 131-188.(原著).
- [12] 钱锺书. 管锥编(第四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05.(文学译本).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